

集部

西河集卷一百十六

翰林院檢討毛竒齡撰

記事

李女宗守志記事

予修明史曾載女子未嫁守志者一人爲高皇帝朝監察御史蔣文旭妻孟氏曁儆杭州適遘隣人嚴氏女事而爲之狀餘所聞雖多不敢載以爲其事難然實未嘗

中禮也李庚呈者予門都講生也甞問曰孫鑛曰鄘之柏舟共姜未婚而守志信與曰未有也共伯武公之兄也衛武四十始為君然猶待父僖之死國人殺共伯于隧而後武公得繼立則共伯豈少者與而未婚與然則何以稱兩髦曰子信以為兩髦者童子之飾乎童子飾鬌髻髻者角髮也及長而後代以髦髦者結髻以為飾者也故男子娶婦共事父母則拂髦而冠緌纓必父母沒而後脫之禮親没不髦是也誰謂髦者童飾也曰若然

則父母為子女成嫁娶既納幣且告吉矣而不幸而婿父母死或女父母死則男可改娶女可改嫁與曰惡焉得此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之言乎父沒觀行以父母所成之嫁娶而一死而遂背之不仁婿父母不並死也一死一改娶已不勝娶而苟其所聘之女氏皆有父母則凡其所聘者皆非其所得娶者也男終身改娶女終身改嫁凡為此言與聞此言而信之而述之者皆謂之不智且此何禮何義而可為之曰歸有光曰未婚而守志

非禮也古父母死即改嫁不待壻死也曾子問曰婚禮既納幣有吉日矣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亦如之若此者何也曰此所謂不善讀經者也經之言此以為此告吉而遭喪之變禮也使遭喪而未告吉則免喪之後諳女氏而請吉期何必致命而無如其已告也

已告則女待嫁矣女待嫁則必于既葬之後致命不娶
而後女氏弗敢嫁謂不敢来嫁也蓋慾吉也既免喪可
即吉矣然女氏臨嫁又必請婿且勿娶及來娶而後嫁
之謂不忍即吉也蓋承喪也此則告吉遭喪議禮之盡
美善者而康成偶不能註而孔氏之䟽之者又誤以娶
之為別娶此經遂不明矣夫此經尚不明而可以之證
他經乎于是兩問各不決怏怏而退當是時生意蓋有
在而未敢問也既而三衢王景者以江山陳氏未嫁而

守志請題其册予謝之曰非禮也而李生蹴然避席而請曰生家于禮者也王祖太僕公著禮樂疏而王父工部公述之見者不以為非禮不幸家亦有此事而疑與禮悖然既已如此且其事頗可憫父嘗咨嗟焉不敢告人今十五年矣誠不知于禮在何等曰試言之曰李悰者女凡也仁和人父勉庵茂才以貧故授生徒外舍有友張斌客武昌使其子仕華來學十三能文與悰同年生父每思妻之未言也康熙十五年相傳有詔選良家

女民間爭嫁娶州師里長窺于門父患之謀之母張母
懼甲媼者司判者也導于士華家而酌以婚士華母蔣
喜甚出意外遂以轝轎來擬假行配以待之婃過士華
家行見姑禮且與姑同卧起如是五日姑愛之甚擬留
婃不得泣而送之返既而其舅還家婃往拜舅又返又
既而姑念婃病婃再往姑留之越數日泣返婃惻然告
母曰姑婦尚有日而姑每見兒必泣得非不祥耶其明
年姑大病病中念婃不可已曰安在安在其家復來迎

曰請一相訣婇聞之急往未到門而姑死遂留之視含
斂視殯服喪服返當是時其舅尚在客而士華仍留學
外舍未去也越二年而士華病病數月死死時年十八
舉家傽徨婇初請視斂不許既而請易服父踟躕間初
阻之然而義不可絕且此終身事將謀之一旦未易定
以詢親串親串曰此未成婦也禮重成婦不成婦則不
告祖不拜舅姑不見兄弟姊妹死則絕之何服之有或
曰服亦何不可特不宜終服耳禮娶女有吉日而女死

則婿必齊衰而弔葬而後除服夫必齊衰而弔者不忍絶也葬而即除者謂可以絶也言未既綜脱色衣出跪且泣曰吾不諳禮不知宜何如特念死姑遇我厚痌于心此生不能忘且吾李氏女也無故而入人之家拜其母并服其母喪而猶謂非其婦何忍言惟父母哀憐之父曰然禮在家稱女在塗稱婦吾豈不知往彼已稱婦獨不曰此名也非實乎且百年甚遥而兒以搶卒决之保無悔耶曰百年時也决之搶卒者志也吾志决矣祇

念生女當外成兒以不祥之軀累父母終身苐懼取憎又何敢悔自今以後願住父母廚房一間且食父母食不足以十指補之如是止耳言訖父母哭家人皆哭一若與之訣者會其舅奔歸婇喪服出見舅嗁哭踴兩足曰吾不忍死兒後復見有此且嗁且走去武昌不返婇乃辟一室立姑主及士華主歲時祀之予聞言大驚曰賢哉此禮也非未嫁守志者也吾將明此經以正俗禮而不謂婇以躬行之誰謂閨中無知禮者迄于今又七

年矣康熙四十一年婃年四十予乃遂言曰此古今言
禮一要會也今人言婚禮必以夫婦同寢處為斷名為
成婦禮蓋誤以子婦為夫婦也不成婦者不廟見婦車
至即牽婦而入于房御袵請趾不祖而配不奠幣而男
女交受不告之父母而婿為主人三飯三酳以生倫大
禮而等之野合而禮亡矣古禮即不然當婦至時必以
婦見廟見為斷名為成婦禮謂成子婦禮也假舅姑而
生耶則質明婦見以棗栗腶脩拜舅姑于堂舅姑而亡

耶則三月廟見以扱地奠菜之禮拜舅姑于廟夫然後謂之成婦苟未婦見未廟見而不幸婦死則雖至日已合巹三月已致女夫婦寢處非一日而仍非我婦不立主不祔廟歸葬于女氏之黨其不重夫婦而重子婦如此今綜拜姑復拜舅行婦見禮而姑且念婦以迄瀕死則正具成婦而不可絶者所闕者獨夫婦一寢處耳賈服禮註異義曰禮婦至不成婚三月而配故春秋譏先配後祖為非禮而熊氏論禮謂婦至三月然後共寢處

故春秋三月始致女則假使此三月中而壻死可謂不成婚而當改嫁乎是此之守志祇比之三月中之婦而謂其未嫁而守志不可也謂其不成婦而不當守志尤不可也夫婦見則其婦也既婦見而成婦雖未婚亦其婦也此禮也吾故備論之以正夫世之妄言禮而悖于經者或曰禮女嫁稱字今無字何也曰此所以尚為女也雖然婖者女宗也昔者鮑氏妻以善于養姑而稱為女宗今婖行實過之而名適與合天字之矣因題曰李

女宗云

家孝子記事

孝子名周尹予族分浙東西而浙西名族以江山遂安為最孝子遂安族而居于泮塘曾祖肖環公萬歷壬辰進士官吏部有名而從兄會侯順治戊戌進士則與予同舉制科予嘗弟視之會侯每言孝子事屬予為記未應也既而同館官方君若韓復以其事徵詩文及予予因按其實順治十二年婺源山賊大起焚掠四出隨地

結行砦而薦居不常每篡人家男女以要質贖多者千金少亦數百金名為助餉否則殺之解肢體掛樹間孝子父爾久謂泮塘不可居謀匿山僻使孝子涉爷而已居守寇至縛爾久去孝子聞變藏母婦婦翁家而隻身走山砦號哭叩首砦門乞釋父曰徒手耶出其父將殺之孝子踉蹌返謀之婦翁王君介明得百金捧之往曰是區區而思以助義餉大難收其金驅之孝子乃變産且悉變帑中所有又得二百金捧往而賊已移砦號哭

走蒺藜到砦跪砦門求釋復不足然則請見父而返曰足即行耳何見為孝子已出山中途聞官兵將至大驚念賊暴官兵至必殺質以行即不然火炎崑岡玉與石亦安可辨也哭曰然則吾父死矣急返紿寇曰吾年幼力至此竭矣吾父出尚可得百金盍質吾於此而貫父歸餉可全也賊曰諾遂留縶孝子而返其父官兵至寇大殺掠去而孝子不歸不知其死于兵死于賊也今若干年矣康熙二十七年孝子所遺子名超倫舉于鄉與

予兄子遠公同上公車門重語其事且乞記于此孝子死時年二十二距此三十二年或曰孝子婦王氏其節亦不可及焉

重裝何孝子三世畫像記事

以影幛祀非古也顧司馬遷見留侯像謂如好女夏侯孝若為像贊贊東方先生古名人傑士赫然于時而曠不相接則思得其貌而瞻之至其子孫之想象髣髴又其餘也邪植何先生孝子也予既搜遺乘為之作傳而

瞻拜閼然王子鴻資偕其族孫靜子者詣其家請影幛觀得六壞幛于毀軸間風雨蟲蝕糜漫幾盡顧其像猶儼然也鴻資請持歸合錢補苴糊其背而藉以縑繒予過謁之孝子瞛其目瞿然有求挺挺然丈夫者也妻虞推髻帞而顙有助容也其尊人御史公白晳鬑鬑鉅君也一似重有思者太夫人頎然多鷲容儼摳鼓時其能可睹也贈君夫婦秩秩也嗟乎有靦面目而視不可得孝子三世獨能赫赫然若平生千秋想見于是乎在矣

弟天道無知孝子後鮮嗣興者今贈君所遺纔八臂耳守祀勿失雖在其子若孫乎然里中賢豪豈無相繼感興如鴻資靜子其人者孝子之像從此其不可壞也像故有江西道監察御史陳袠讚詞因幅歉半靜子以續讚屬甡甡辭之姑爲記其事而書之如此向予作傳謂孝子服衰終其身今像故冠衣牡麻雪如也嗟乎孝也已

范鋐入川勒石記事（宜入碑記內）

范鋐少時屢入川予不及見也知之者曰會稽范鋐其曾祖崇明縣令生其祖孝廉君孝廉君生其父别駕君而孝廉君死孝廉有弟由武進士為四川叙馬瀘總兵官崇禎八年擒佘寅獻俘京師留别駕君幕府而别駕君又死方别駕未死時鋐念父久在川餘姚鄭君者授成都縣令句為記室尋父于瀘州江安之怡樂庄此少時事也别駕君死鋐殯其木庄田中十四年将負木歸而賊破瀘州殺其庄田家人二十餘口路阨不達鋐獨

歸十六年再入川李自成破成都不得前又歸及又入獻忠殺川民數百餘萬盜賊四起塞路以屍即又歸及其又入則寧南兵蔽江下遇湖廣道士服道士服地名剽鹵已及急取衡州道從貴州入復不前歸時鋐病鋐有兄貢于鄉冀選授近川可隨入且鋐有祖母與母皆藉鋐養鋐扶病覓扇估入川者與偕入臨行辭祖母及母跪不能起祖母曰吾不以生孫易死兒也牽鋐衣鋐號且行至江西西南兵大閧不得前哭曰吾三次入川而卒不

得前豈非天乎嘔血而歸迄于今鋐老矣康熙辛亥予遇鋐于汝南郡署怪其老而遠游且傭書也又明年鋐請入川汝南金使君祖道于懸匏樓下予曰諺有云老不入川君入川何也鋐泣不語逮暮有同行者叩其意同行者曰鋐將以負父木也且夫鋐之來汝南也鋐父木殯江安江安令張君為開封之通許人與汝南金使君善鋐之傭書于金使君者且三年矣冀為寓意于江安君今江安君有家人信鋐懐之行且江安距越一萬

餘程積傭書所直錢以為贏糧蓋其人以入川老而非老而入川也予悲其遇而又憐其用心之委曲且摯沉毅果鋭以求必得人雖老其志可為也越一年予還里門而鉉負木歸艤舟西陵訪予于城東之故廬值予他出告家人曰殯木者三十五年不得其處矣兵荒瘞掩歷歲移易江安君給以牒遣縣吏押之搜林間凡土中無主木俱許搔視旬時得夜夢于江陽兒祠忽五搔視而得之砞木標識尚存左和江安張君夔州熊君成都

錢君藩使者金君皆為贈還且勒石于故墓側令土人李姓者守之而屬予記其事鋐三十五年中凡四入川不達暨可達而祖母與母皆老病其凡以候選死京師逮三畢喪而後毅然以入也故鋐入川時已老云

濟寧關忠義祠記事

濟寧舊有忠義關公祠其趾與回之禮拜寺鱗齒而列禮拜者回以習教猶杭之回回堂也先是回種散天下天下都會多回佑而濟尤盛其俗白帽挺棓持背走

四市徙物絜利雖與居民共稠處而自為族名教門焉崇禎壬午流賊剽河南東及濟濟舊有開府總河旗兵所以捍運而久而弛也回聚族摩厲請從入保時歲大歉而回合背糧部署以驅以禦城賴之全回衆素驕蹇至是益甚遂大拓禮拜議撤忠義祠以益其地是時開府方論其功唯唯而濟寧諸生陳君者約州民同詞揭開府力持不可回初難之率衆詣陳君恐脅備至不得已復餤以利陳君曰威我尚不可若以利豈有以金錢

私賣吾神祠者哉回怒甚忽一人猝前簒取去衆回爭從之至北城日已墜地衆回嘬集棓朴雨下腦陷肌肉涵漉家人呼于官請救僅以屍還及將還主者復剔其兩瞳始聽舁去于是主者来夜聚謀曰陳君已死吾有功于州諒無大害然殺人抵罪律也寺旁有厲兒吾種也家僅一母盡贍母以金而令抵之衆曰善遂蠭擁詣厲兒擲金母前譟言厲兒殺陳秀才罪當死厲兒不知所為子母股慄跪衆前驚號主者撝以臂令鐍其母驟

牽厲兒去梧之立昇其屍于陳氏門外反曰陳君殺回回報君相當開府以下皆無可如何衆回歸尚集主者主者忽仆地已而大怖若有誅之者竅出血死而陳君之以屍還者夜分聞有人來前按其肌砭腦漱毒滮滮恍傳之以糝者然後持物内兩眶寒甚有如丸氷甫内彷彿見神引甲卒負一筐珠光溢于筐即内眶物也家人見君生驗甚急移燭視兩目目如故遂明州民遍傳君見神狀于是回衆亦悔懼願復神祠甲申

朝命大司馬楊君鎮濟回衆稍斂而陳君以明年舉于鄉丙戌成進士除貴池令其同年友兩浙觀察王君曾語其事而山陰陳曾垻與陳君交為作記陳君名益修字偉如嘗曰吾兩目視物都不異特差小耳曾垻以舊記互異乃屬予更記之别有楊司馬卜祠事在曾垻記中楊司馬名方興甲申河決荆隆口遂以大司馬兼大司空事鎮濟時歳灾多盜楊欲治河往河北恐州民襲之思洸其州素聞忠義祠神乃卜于祠卜法繫牲碑閒酹酒于牲首首動則神許之楊故命鑊酒酒沸灌項及項而首不一動遂寢及視牲首則麋爛矣楊鎮濟十三年與州民漸親始語其事後楊亦大新侯祠云

贖婦記事

王師破江陰誅其民以城抗者而俘其婦戚三鈹項仆城下得不死獨念婦王氏俘去嘿禱于神（周櫟園作戚傳稱戚禱關神祠）夜夢神授字曰爲汝贖婦者戚三也寤而嘆曰即戚三耳尚誰贖婦哉明遇人于蕩闇則尋婦戚三者也戚憶夢戚字中糜糊有似於盛遂同行至江寧二人者揭訪于亭或有告戚婦所者索酬金戚曰吾實不持金吾向所揭誑耳曰然則贖亦無金耶曰無之曰然則雖告

以所在而安庸也去戚撓之泣其人視其揭思曰若茍善書客有催書首撈嚴百部于報恩塔者可得值也戚受催而半貸之得十金贖之絲旗郝將軍將軍婦受金陽為不解鞭逐之且不肯還金時盛三同往泣曰此金非他江陰戚三傕書以贖婦者也城陷家破所不憚瀕死以句此金為婦在耳婦未還而金又失豈謂城陷時不能死耶吾盛三也今同戚三来終不令戚三獨死此矣號而譁震于諸旗將軍者出義之許還婦及還削盛

三婦也先是戚婦被俘來密書驛壁曰江陰戚三婦在郝將軍旗而戚字中蝕有似于戚故是時告者竟誤戚為戚而指以所也戚三曰柰何以戚三金而為戚三贖婦耶願夫婦鬻旗還戚值而佐戚覓婦郝曰吾勿庸紅旗張將軍者若主也需役薦之張得值二十金盡予戚而留戚旗間晚除馬通聞傍室婦里音戚乃操里音歌曰二十一是七三託我尋汝來江南少頃內婦亦操里音徵吟曰一十一是王氏願為七三告七四戚聞之大

喜曰是矣急呼戚躡至婦已去次日盛偕戚語郝郝預為過探得實遂同詣張請贖之張執不可且曰是婦有色值印金固不足且已留此婦而何贖焉二人者固爭郝亦力解勢無可如何久之盛乃揮己婦出訣曰吾與戚三同來矢不獨還令戚三以傭書金贖汝書尚未盡償而吾與汝空鬻身無以報戚何用獨贖為汝仍還郝吾與戚同去赴江水死耳交郝以婦返張值拜郝及張二人牽臂出且號且行而戚婦與盛婦俱號時張之旗

有願出金代贖者有逆涕者至是張心動謂郝曰止吾安惜以一婦全兩家也雖然婦值不止是而減值以贖則無以示來者且此值戚值也盛為戚鬻身而吾何能獨遣戚而反留盛因並遣盛戚而以二十金令分之為歸里貲于是各懽呼謝去過償書所二人夫婦皆善書請各書以償主者感之不聽乃合書一部貯報恩塔胡道開曰江上戚揚與予善曾屬記戚三事未應後士大夫亦稍稍有道及者其言多胳合戚揚云當書經時盛

三夫婦所書卷悉署戚三名夜夢神持戚書示戚令戚改戚字嗟乎神也順治丙申道開以記屬西河僧開越五年僧開記事

周子鉉游天台山記事

少與來蕃約登泰望山高峰逮蕃死一十二年而至今未有登也向從許還閶道出陶丘渡濟欲觀天孫既巳馳書導泰安守令之待而中途疾作竟不遂前是雖勝游有數與然其志氣之不决亦可見矣周子鉉學道人

也顧年少足不踰閾外癸丑冬予遇于城東之酒壚見其負卧具探槖中錢若將貰航頭夜行而四顧跉跰傍無一人方疑其年少獨行當有所爲及詢其所之則曰游天台也台距此五六百里寧有以紈綺無輔趑趄往來之理是必不得于其家人而投袂悻悻一往而跐于是力阻其所行彊相勸勉自日昳至暝俟其家人者至見其訣辭而後聽其去而不之顧也乃越二十日忽來過曰吾已度石梁矣詢其狀則以獨身詰磴傍丐僧之

能度此者而導其前拱翼且胝翶然而度既度旋返心不少動舉所謂搏石屏而援長蘿傍有絕壁手可扳倚以今觀之皆誕妄者夫以萬仞之層崖臨不測之長溪縣霤灑散絕壑谺呷半趾所據茫然無倚攬之能而任意往來非冥觀萬象超然獨行釋域中戀戀而契誠幽昧何以得此此呂梁之能神而伯昏為有道也予嘗慕天台之奇思一紀其勝而久而不得及讀孫興公賦知興公亦未至而圖其狀而賦之今子鉉所遊自楢溪以

往凡四明五界九里萬年無不造其幽而窮其祕然且上至華頂側臨金庭即赤城霞標雙闕雲竦極前人之所稱者皆一攬而盡其度石梁一節耳人苦不自決繞指性成初以爲從容應事或無大過而一旦遇機變當前脂韋荏苒抽刃未斷具爲惜因循而嘆失時者比比也子鉉可免矣予十年前送白門向陽游天台觀其所記游云至石梁時見一健兒挾彈來躧足而度夫見石梁不足奇見度石梁者乃真奇耳又云予以他道蒙茸

經石梁右呼梁左人曰吾亦度石梁矣具重度石梁如此距子鉉所游甫一月而章安兵起後遂有不及游者

東陽撫寇記事

越司理陳君子龍嘗薦東陽諸生許都于浙撫不用都世家子祖達道入御史臺有名都見天下亂私喜自負嘗以文章交三吳名士三吳名士多稱之華亭徐孝廉見而嘆曰使用人如都者天下事安足定哉嫠無賴人有假中貴招兵者事發覺東陽令文致都求賂都以無

實怒不應令持之急會都葬母遠近赴者萬人或告都
且為亂令密具道道使者王瀠驟遣捕就葬所收都方
就縛閒客馮隆者掖都前麾衆而譟衆大哄喪車四馳
山市灌沸中一人名戴總手格殺捕都止之不獲知已
無可如何遂于葬所裂白布裹首起兵名白頭兵先是
浙撫會子龍所薦狀于直指使左君光先而撫以他事
落職去至是直指遣游擊將軍蔣龍江者統廂軍進勦
檄子龍使監軍自效時都已下東陽浦江義烏三縣將

犯郡而郡人姜應甲為給諫與罷歸淮撫朱大典共議城守已集閭左給衣械而應甲欲出戰大典不可應甲就大典借芻粟不與應甲怒麾衆逆戰于孝順街大敗賊薄城下會龍江兵至破其圍賊稍却保紫薇山初龍江進兵時以兵多東陽人先與約曰若衆與賊皆同鄉今日相見非親戚即里隣毋能以刃相加乎衆曰能遂進兵賊見官兵多稔識者相望閒官兵遽前得乘其不意解而去然終非敵也直指望子龍而滌以激變不安

思藉子龍招撫可自卸至是應甲亦陰相勾重子龍乃單騎請詣都直指不可子龍曰都故好義今聞其破城邑豪毛無犯第白衣冠謝長吏部署而去其人可義取也且都素以不見用快快使能貫其死用之勦寇責令立效以自贖譬暗竄赴火耳直指許諾子龍乃直詣都營都驚問狀子龍告以故且讓之曰本以君為國士故薦君今乃賊耳如何能自改者中州冦亂且十年贖過以功萬戶侯真汝事也不則人鈇汝影矣都初不應仰

曰已如是矣復何贖既而繞案走數匝趨入復出咨嗟曰故人諒我能明我為墨吏所誤無反心雖就死何憾哉顧人不能諒如之何子龍汎以酒矢曰以百口保君都出諭衆衆不可皆曰陳君紿我耳露刃環向都呵止之且笑曰豈有紿人陳司理哉召所親議帳中皆猶豫移日不決馮隆拔佩刀斫地謂都曰今日子與出明日如約請散去未晚也子璵都字于是以三騎隨子龍出夜詣溎乞免死募溎難之子龍爭曰殺降不可失約尤

不可也且賊衆未散去專伺吾券信以為向背今必不與賊衆中豈少都哉潔悟與券仍令子龍復挾都入山散其衆都降從者八十人直指迎都于正陽門外收斬之臨斬都仰天曰乃為豎子所賣徐孝廉知都死讓子龍曰都本以我故降君君不爭其死令而後人敢友君哉或曰司理以薦故不敢爭或曰司理固爭之不得者予為諸生時從司理游聞其事順治丁酉蘭溪方君語相合因記之浙東土寇後起者皆稱白頭兵豈慕都得

名抑亦都之餘黨與都結客百人山陰鄭遵謙抗
王師不勝蹈海死在客中

周氏家藏三代誥命記事

明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周公順昌既以死璫難贈
太常寺卿其子茂蘭刺舌血上書請封三代故事贈官
死忠諫經卹廕者其父母妻室俱准給封贈予以應得
誥敕而不及其祖父母故三代之請有旨命所部查會
典具覆而會典無是例也茂蘭曰嗟乎當吾父從福州

推官赴行取時嘗縫布囊貯所積俸銀如干為祿養獻
而潸然泪垂顧茂蘭嘆曰安得即貤封吾祖若父哉茂
蘭聞其言今追贈在邇而例止父母柰何慟哭繙會典
自夜達曙忽得一例云凡以死勤事抗節不屈身死綱
常者其卹典取自上裁踴躍曰然則唯上優之耳遽揭
所部句據覆而上果破例令所部從優給贈三代一時
死忠者皆得援例請全給其例從茂蘭始而易代而未
之改也乙酉南都破茂蘭捧誥軸銜以黃幞彙軸三而

合襲之告其季曰此地為東西四達兵戈所經葢藏不可保苕溪岨而僻倘免焚燹庸詎知蛟龍之必為害者吾守故廬汝攜家人入苕溪肎此行矣季曰諾及其既也故廬無恙而在苕之受剽者詰失其二茂蘭泣曰先人之寵命守之不卒何以為子且聖恩已全給而令反不全摽嘔出血無何閩師告捷還夸藍大振凱者帥介騎覓周氏廬一里皆驚家人漸有竄者或勸茂蘭勿出見茂蘭曰吾安逃矣挺身前夸藍大者僂而拜探箙出

誥軸捧還曰此君家物也茂蘭跪受之既而別去詢其名不告以乞從者曰夸藍大王得勝云予初同杜陵蔣生過茂蘭茂蘭語其事且索予記既同姜京兆再過之得觀其誥軸三真世寶也時京兆作血疏書後又既而茂蘭過予為記事方逆閹矯逮公鄉人擊緹騎至死公卒就道後有書示茂蘭曰吾渡江後凡郵夫販子兒童女婦皆攀車哭泣而猙獰憤恨若是曹亦皆流涕然則大義之易感也若王得勝者則又至性過人者矣誥軸

外有黃宗伯道周所贈序手書皆無恙

西河集卷一百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一百十七至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觀音保

西河集卷一百十七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說

伊尹告仲虺說

毛甡居壁間讀新莽傳竊嘆新莽以還其為禪受者凡一十三家蓋亂臣賊子之利階也劉漢唐明本明為征誅而維唐之始則猶不能亡其習焉嗟乎禪受可勝言

哉昔商湯伐桀告臣以慙亦惟懼後人藉爲口實而唐
虞之爲口實逮今未聞善哉孟氏之罪燕曰子噲不得
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噲其垂戒遠矣嘗按仲虺
之誥本有伊尹告仲虺說疑在新莽時莽大夫輩阿删
之不令傳西河毛甡乃重考石匱之書得其文爰補錄
焉其文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台恐來世以
台爲口實伊尹乃告左相仲虺曰嗚呼我聞在昔放德
惟其遂德不惟其遂事遂事之效乃至于敗維昔三后

丕禪允績不墜厥無馬牛之奔墮爾永命乃有夏三世
弗堪于憂惟乃率循先典丕窮受命越在有窮其勿詢
于龍圉惟風乃純狐亦惟薦我封豨之膏閽于上帝越
在于今其誰敢知曰匪上帝之德錫于窮門今王遠宅
不常媿乃禪德台恐後世禪德之誣流或甚焉仲虺曰
厥勿以告余其以上帝大命用爽懋德仲虺乃作誥其
後誥亦亡始有僞爲百兩篇者

齊于生辯日遠近說

孔子游越齊于生御車道逢兩兒辯日遠近不能決也以告孔子一兒曰我以日出時遠日中時近日出時滄滄涼涼日中時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一兒曰我以日出時近而日中時遠也日出時如車輪日中如盤盂此非遠者小近者大乎孔子不對齊于生言曰吁是何見之穉言之易也夫日之有涼燠日之行也日易朝晡行而寒暑因之且夫日有旅矣自土見土凡歷三旅是名朏明朏明之後更歷三旅謂之早食方其

未見土藏之地中其道里將不得旅也然而我聞自昔王禪泰山爰登日觀雄雞初鳴日見海底未汎暘谷其徑三丈既而出水晞于扶桑倍丈有差暨于見土尚及十尺漢官儀記雞一鳴時見日出凡三丈許吾未聞土中之道近于見土也是無故月有盈虛日有舒斂其體固然也且夫日之有舒斂則非見者所得定也當其見舒見遠亦舒見近亦舒也當其見斂近見亦斂遠見亦斂也見且不得定何論遠近于是御者呼兒前告之曰皆非也日之在冬

也滄滄涼涼其在夏也如探湯可謂近者熱而遠者涼乎日之初出也東極視之如車輪西極視之亦如車輪其在中也土中仰之如盤盂東西仰之亦如盤盂可謂近者大遠者小乎

上巳說

成問于齊于生曰上巳干名抑為辰乎齊于生曰上為上旬巳乃干名古人卜日用干為準凡其數月然後以辰故三正建月爰定子丑四時分日乃始甲乙不觀之

禮乎上丁習舞仲丁習樂又不觀之傳乎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其云上者以上旬也仲者中旬季下旬也其云丁辛則以干也蓋旬準于十十干妃之日有循環干無遺數所為可定以上也若辰以十二為準則惟月十二可以妃之使以辰準日則日有常旬辰贏二數上難等矣請遂言之當其上旬朔在子丑則此一旬乃無戌亥假使上旬朔在午未則此一旬已無辰巳既無辰巳上無巳矣然必用巳巳在中旬將名此巳為上巳乎抑中

巳乎是數之貿也故沈約宋書曰自宋以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巳惡其貿也故風俗通云巳者祉也惟巳可止故用祓除此為巳也故爾雅稱巳月為則月則亦止也

此篇出蔡州曹氏月令考

壽人說

若雲庭之松經凜霜而不變者夫何故則其靜也呂梁之石砥之波瀾而不泐夫何故强固者不移也今夫琴庵先生之為人也吾不得而知也始為雷州法曹繼而

遷司馬于汾陽又繼則守淮其為政吾亦不得較稽也吾嘗與其季游矣郡為官者必大其閈閎高其門廬而先生之析不容轊門閾不可以為仰吾嘗入其庭漂漂乎洫乎然而安焉得非靜而不移者其是耶先生之季靜者也以學道為都居其嗣君宰松溪有名人比之陽城吾皆游而知之故曰先生宜靜者流矣故曰其道龍變其心蛇行故曰惟靜可以為久常也惟靜故壽右董琴庵

先生

且夫絲繩之繳物也必先卷而懐之不盡舒也必遇物而後絙而舒具繳故其末盡舒者則非其時也舒則其時矣惟至人為能因時故夫冬荷而夏鞠違時也蟪蛄無春秋蜉蝣無朝昏者失時也彭鏗之晝于八百殤晝于朞拘于時也至人後時而生不先時而成不必先道德而道德名焉不先功名而時之為功名者著焉吾故曰此李先生之能壽也故曰千魚在淵一罟收之則罟勞矣一罟收十魚而猶以為㧍則罟全矣居得為之時

行可為之事事嘗有餘而猶自以為未盡則時全矣右李司馬

舊有三段今不存

胡方叔字說

胡方叔初字匡叔以兄弟多人有似匡裕兄弟故云觀其別字匡巖可知也然其初本字玉叔玉叔名璲玉表之璲者玉也既而舉于鄉危舉之而後失之且家徒四壁立無何盜復瞷其室玉叔曰吾韞吾玉矣荆山之英

刖之固也既已遇楚成而復題曰瑕良玉不辨必有負之而投淵者且魯之陪臣又已竊吾寶玉矣吾安所字玉哉小東曰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璲本無長耳生長東海居近東山東之又東誰謂東之不可名也因號東嵒吾嘗作東嵒先生被竊詩以謿之見七古卷令方叔曰吾其更字方叔與丈夫生而有志于四方故詩曰經營四方鄉游不樂何必鬱鬱懷此都矣雖然家有老母吾不可以無所嚮論語曰游必有方吾將為方游則吾得字方

所以志也于是送之者皆稱曰方叔先生或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此行有之或曰昔東方先生少擊劒學詩書受孫吴兵法得攻戰守備之具既長而游長安天子偉之命待詔公車今方叔所學猶是也然而放言而卒軌于正滑稽侮嫚毀觚為圜而不詭于至方雖髙自矜詡洋洋執戟而終不類于衒才沽玉之所為是東方可方在此行也方叔之為匡叔為玉叔為匡嵒子為東嵒先生而終成其為方叔者其以是與方叔曰然作方叔字説

李氏兄弟字說

李子兼汝以二兒曰煒曰焜問字于齊于齊于曰長字一煇次字次煇維煒與焜皆煇也漢書青煒登平注曰煒之音煇言乎青氣之光煇也司馬長卿作封禪頌有云焫煥煇煌而唐五臣註文選即以煇煌讀焜煌蓋煒為煇焜亦煇也鄙意以為長君次君名異而實絜但有長幼都無差别維彼二難可比烈焉且自一而次于以進于學有緝熙之業何煩吾日之巳昳假餘光而燭于

昧與月日昧叶茂日煒後更名日燿與日焜壬子同薦嘗從學于西河之門晨夕課授者二年西河辭其弟子禮君不屑以師自處者别有師說一篇今不存

蓮城説

曹君連城以中年嗜道斷酒卻肉更所字蓮城而問説于予先生先生曰是即太史所稱蓮之脱淤泥而皭然者乎夫連城璧也而更爲蓮蓮者連也連偶而相生爲蓮然則蓮亦猶連矣且不特此也蓮之脱于泥此非連連者所敢言也其不字連而更蓮是故惡夫連也夫連

城以嗜道之故一旦捐人世之紛紜而返于澹澔豈猶有流連不已之意介其間乎則夫碎千金之璧而寄之一枝之安蓮峰化城于是乎觀矣

不羣說

今夫梧桐之生也特立于朝陽而巋然何依松之託徂徠也無附枝鶌鶋不竝列以處而翯翯遠焉雉子之耿晝墳衍以分經界蓋天下本有不同于物之行而苟同之則爲附也吾友包歆和作德本性好學併力而惜也

抱宏材而賫志以死其死則徐君芳烈謚爲淳博葢取
古人友朋易名之大義也而徐君復牓其故廬曰不羣
或者疑之方飲和幼時羣于鄉及長也羣于友朋讀書
論世上羣于古王聖賢往來貽答歲時燕飲之次羣于
㦲冠側弁之夫居家羣于親親言笑無遻辭旨愉懌自
生迄死凡若干年矣悉羣于所愛于所敬而以爲不羣
嗟乎世亦知夫柳下季之比居于魯而有以異于臧孫
季孟者也飲和名秉德行二子別有包二先生傳

詩餘譜說

會稽陶燕公定詩餘譜成屬僧開叙僧開既叙之且為之說其說曰

古詩異近體近體限句字古詩不限句字也詞異詩詩句字不限聲詞限聲也夫詞限聲而可不審聲乎雖然詩亦限聲矣古詩之限聲者梁武之采蓮龍笛徐勉之迎客送客是也近詩之限聲則王維之青雀詞李賀之休洗紅韓偓之嬾卸頭劉禹錫之瀟湘神是也詩限聲

而無譜以紀之故失聲詞限聲而無譜以紀之不幾并失詞乎雖然花間之輯則歐陽舍人譜之矣大晟之釐定則屯田待制并譜之矣然而又有異者花間之江城子南鄉子諸詞字猶可增減聲猶可下上也大晟之虞美人減于唐則終減之也其臨江仙增于唐則終增之也花間以不定而尚近于詩大晟儻不定而不又降于曲乎雖然樂之易亡者聲難嬗也今則可嬗矣字則伊吾令吾器則鼛鼓薛鼓矣然而更有異者今之稱淮海

者曰山抹微雲其稱東坡曰大江東去夫山抹微雲之滿庭芳固無戾聲即大江東去之念奴嬌序亦豈有變聲也而彊為優劣若此然則求詞者之當不僅在聲也而況于聲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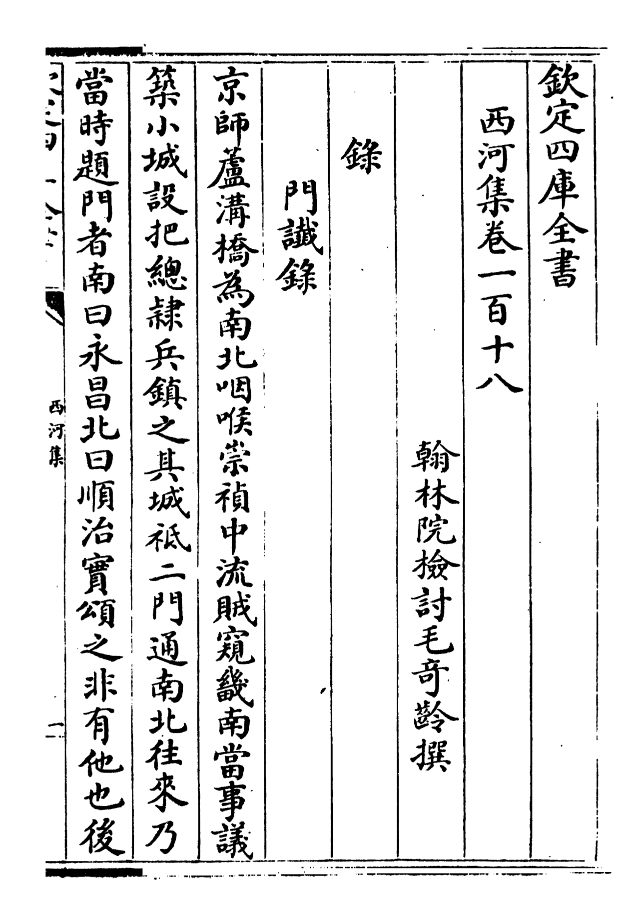
王景略不智說

王景略將死苻堅問之景略曰晉雖僻陋然正朔相仍勿可圖也鮮卑羌虜時我仇宜漸除之景略死堅伐晉鮮卑羌人共殪之秦亡毛僧開曰景略之智也而非也

知兵之能傷人也則必曰是兵也傷人而曰兵也利聽者勿憚也況其欲玩兵者哉景略曰晉不可圖也智也然不知夫晉之必不可圖也且不知夫堅之將必欲圖晉者也則曰正朔而已此兵利之説也兵利之説非智也然其曰鮮卑羌虜可患也而卒為所滅抑不可謂不智夫鮮卑慕容垂也羌姚萇也夫景略欲去垂矣欲去垂而不得嘗多其術以去之矣多其術而又不得也則夫其所言者或者又多其術之言與而欲堅之聽而去

之哉則又非智也

西河集卷一百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一百十八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錄

門讖錄

京師蘆溝橋爲南北咽喉崇禎中流賊窺畿南當事議築小城設把總隷兵鎮之其城衹二門通南北往來乃當時題門者南曰永昌北曰順治實頌之非有他也後

李賊僭號改元永昌而

本朝

世祖皇帝即位遼陽實建號順治門讖之先兆如此

野樹神錄

予友丁大聲有棗園在城西其祖母戴以剎棗至園惡大樟佔棗地命伐之官園者力爭不可謂是樹壽枝葉偃及畝必有神不聽及樹斷母見緋袍人從斷樹出驚問之傍人勿見也登藩車到門忽有瓦礫從車簾中入正中母面

及下車則飛礫集于項如鴉然侍人橫遮之即止稍却集如故苦之或避之親串家然不能歸也大聲儒者也執經坐母側正色厲聲以訶之終不效杭有師婆善觀魅或延之來甫至階即左向肅手密問曰君家有娘子以雉繩環頸此誰耶家人哄然曰此大婢也大婢者杭人楊姓本大聲母而以母姑虐死于繩必此是也大聲叱曰止師婆抗人焉知非知其事而捏此言者師復曰尚有小婢從亦繩頸何也衆愕然曰此則外人無知者矣大聲乃大號請婢

主出饗以小牲醴為文若干字且泣且告具言子媳無雝姑之禮家有名教不可訓毋生知書豈死而昏亂如此是夜夢婢至泣曰吾頗曉禮豈不知姑不可雝顧此實非吾意也有野樹神者伐其棲而神之門者惡門樓守僕日以穢潰澆門端遂因緣為奸而脅吾以來凡其犯姑狀皆其為之吾敢犯姑哉雖然野神饜所棲第造尋丈瓴甓以棲之足矣吾十年以來頗苦盡亦告之姑得雲棲說法以稍為解釋可乎醒乃告之母遂築小祠斷樹下而詣雲棲作

咒巇凡十晝夜及畢母朝盥一婢捧水盂一婢授巾灑面已接巾授巾婢忽取懷中礫擊母面母批其頰曰然則從來之投擲皆汝所為耶然婢實不知也嗣此遂絶

于先生曰禮有室神論語鄉人儺孔子必朝服而立阼階註曰恐驚室神是也有野樹神周禮大司徒職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註謂野無社主者不立壇壝但依其野所宜木以棲田神如依松曰松社之野依栗曰栗社之野是也今世無五祀不曉室

神並不識門神為五祀之一而野樹棲神則以為怪誕而㸃賊之因有此事烏知此皆言禮者所必及乎特其所為祟則野神不得入室必藉室神為因緣而室神野神又必憑其家人之間隙而後可為此總無可怪者祗人死能久留而雲棲佛説可解怨結則怪之甚錄斯説者毋亦信其有禮者而闕其怪焉斯已矣

二先師判鬼錄

山陽令朱君禹錫善讞獄見海寇案末有蘇道士名而

疑之以詢予予時與杭州張纘同寓淮之天寧寺閒爲語及纘愀然曰此吾弟紘爲之正欲告朱君而朱能詢及子盍爲我告之毋使道士獲無妄罪予大喜遽報朱去旋即問故纘曰道士風馬其閒隙受陷所由予不得知但恨吾弟紘曾以不躄爲天帝錄罪死而復甦許以改行自贖而今復如是如何予因詢其不躄狀曰難言難言但其事則亦可異者吾弟紘于書無不通屢試必先人特以貧故依婦家塘西夏月痢死無棺其子走老

屋乞吾叔父孝廉公買斂具而孝廉公在海寧遂從海寧還踰七日綋䟦言至天帝所聽讞已入死案既而曰此諸生也遣一官押至學宮請二先師出曰是已有成案矣然必得先師決之一師曰罪輕而情重死何辭耶一師曰雖然事尚有可矜者始非倡謀繼不附名雖同情可減等乎官曰同情則同罪何減為師曰不然情雖同而罪有等毋亦姑貰焉以覘其自新何如官躊躇曰念其父官嶺南有功德于民請姑貰五年改行則已不

改然後收而倍入之乃遣押之見吾父吾父在嶺南名宦祠拒不見曰非吾子也轉而見吾母母氏蔡在德清外家泣曰父不汝子矣汝能改行當速歸雖然汝死久恐屍壞可歸則歸否則仍返之帝所自有所處萬勿認他人屍也因遣一僕同至家覘家人肯認與否及至見屍尚未斂有一燈一飯盂列屍前攙閭屍動女驚走曰不認也既而妻女哭而前曰認矣僕與押者始辭去其怪如此時予詢其所為事纘勿告也後予閒還里避姜

京兆宅見其從兄綱重詢紘事曰從弟死有年矣曩者清師下杭州潞王北去其宮眷留者匿之塘西孟氏家從弟為王氏所誘謀出首而既而悔之不與名也其後王氏出首者五人皆暴死而從弟賴先師救解以不與名得免然越五年亦竟死京兆問先師者誰曰先師者一顏淵一子服景伯也時京兆備書其事然終未得蘇道士狀及予官京師與淮之張毅文為同館官毅文能言之時毅文尊人吏部公在籍纘紘兄弟以同姓嘗通

譜往來值公生日紘無以為壽偶過三官閣見蘇道士養鶴雛二而道士他出紘遽指鶴雛曰道士已賣與予矣遂攜之行而兒道士守之者堅不肯與乃擊兒道士奪去而兒道士尾之伺其送吏部公宅出兒道士跪門公問故竟還兒道士次日公張宴于曲江園紘在坐見大鶴翩然翥而前詢曰鶴雛何在耶公曰在也因歡言謝之傍一人揶揄曰鶴雛耶昨兒道士來跪門領去矣紘銜之因有此隙

于先生曰予惡說鬼物且薄宋儒以冥報事作感應篇客有道冥報事者但克耳俟之而獨于二先師事不能忘以凡言冥報必無可據而此云先師有二且以顔氏子服氏當之此數百年來極東西南北之人必無一人所敢言者而此能歴歴言之則此非漫造無據者矣當京兆宅言此事時在坐者一十二人裁及二先師便皆譁然曰荒唐至此予俟其譁畢正色曰事或荒唐二先師不荒唐也予初不信此事今信之正以此也京兆曰

何也曰禮云古凡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此在文王世子篇是春秋前禮也世信以學宮先師必屬夫子哉夫子前學宮必祀先聖而佐以先師聖為主而師附之聖尊而師畀相傳舜為先聖則臯夔為先師文王為先聖則吕散為先師故漢後周公為先聖或孔子為先師孔子為先聖或伏生申培公輩為先師及唐定典禮則始以孔子為先聖顏淵輩為先師是先聖先師創于唐虞三代以來而顏淵先師則定于漢晉後者自明嘉

靖間改稱孔子為先師而此禮遂亡盖聖人百世之師他時可稱而學中必不可稱何則以建學成典定作名分不可紊也今以斯世皆改稱者而寘寘之中獨能不改以存此名分此在張氏兄弟必不能搜掌故以自詭其說而在世之人亦必不能洞悉典禮故造為此言以矯誣張氏兄弟則真實録矣吾方欲存此以媿夫張璁桂蕚之徒之不學者而諸公以為荒唐何也京兆曰善遂録之其日録

棗花録

吉安曾副使言族丙應試旌陽觀道士謂之曰見棗花當舉曰然則來秋耳道過孀姑姑呼棗花持脯前則娉也丙告道士語姑與之待年果入解丙初有定詞姑能文後有代娉荅詞丙詞曰欲見棗花開喜見花開早留此潘家苑裏紅試待秋風曉娉荅詞曰將探上林花須記東家棗莫道人從四面來忘却枝頭好 丙午録

女棺録

縣東里張逢吉妻曾遊城西五里東嶽廟廟傳往來棺

一女棺屍中儼視竊啟視因謀衆將燬之或告張妻貌大與棺中女相類妻惑甚夜歸狂言曰予河南南陽内鄉人家住秋林山從夫甲官台之黄巖予先死于此而夫死赤城驛中不得歸迨今若干年今守台者頗憐之將歸棺南陽而道經取我使燬我是絶我歸也不幸更為汝婦敢乞汝汝當急往止諸衆張曰諾早起為衆言得勿燬然妻終以是益惑後漸病嘗曰脱不然何以貌尚未改也張大患之一日啟視則其貌乃大不類棺停

廟亦未久台亦無有來取棺者

于先生曰應劭外紀似此者多有惑則怪事生理也客

有好言鬼物者適得女棺事因錄之

何氏僕錄

邑何氏僕方相何氏兩世入御史臺家富相效犬馬走

積賜錢若干緡何氏中落出諸僕相亦以例出乃發前

所賜錢營販耗敝筋力凡數歲貿田園若干忽謂其弟

曰吾何氏僕也將老何氏矣雖然予固方氏子予不可

不為人後予弟有子當後予削木著名字如既死者予
羨財若干而以身與田園歸何氏焉
王師渡浙江江上軍潰兵入城何氏謀走避而難守者
謂相衛家人出城已主守可乎相曰不然郎雖貧廣額
豐頤又何氏也為衆所耳目恐死死則家人誰主者衛
家人者郎也以輜從第宅器仗責奴已矣叩頭别城破
諸坊人凡以僕守家而告其主所者釋之相不告死
齊于氏曰江上軍潰時軍無守者而相獨為何氏守其

家可不哀乎凡人進事人退則亦自愛其身向使相既出自營其餘財終老于外誰則厭之又或者好言致主指畫忼慨其忠誠似亦可信及一旦有急而陰鬻其事甚或予敵以主者悲哉聞方相亦少愧矣

全山人錄

山人名全樓氏嘗藥山中如兎齧物嘗自謂能全因名全然人不知山人也予初知之知山人善醫癸巳夏家母病瘻執不得捧乞山人藥儼敗竹筴使者剔刮煎漱病

愈因是人亦知山人善醫者欲醫者亦皆乞山人山人門如市一日山人謂予曰子知吾善相乎吾請相子子兩目滴滴有如晨星明視事叶汝也孤生乎具腰亦何所輔也手指爪如錐而不能搰物物將搰之矣自瘐也其氣崖然午也予曰何哉山人之所為相矣予留且善物無妄履也是山人之言否也且山人誠愛子予亦愛山人予願山人之全具為山人也山人既善醫今又善相是山人市人也市將求山人矣市將求山人則山人不

全且夫人之有求于山人也必將有得于山人求山人而不得山人不得于所求者與山人之將必得于所求是皆不得全惜哉山人之不全其為山人也山人曰然則奈何予曰山人故不善相人也予貿者也善物坦坦平平居易以俟命而山人曰午也無輔也明可覩也則可謂善相人乎則其于醫也得毋亦若是耶于是聞者皆曰毛甡非眇者無所輔者齟齬者而山人曰孤且午山人誠不善相人者而于是亦無有乞山人相者山人

亦不醫

蟻録

桃根有所宫者廣中而纖脣與圗傍之塏步八焉有蟻居之圗之蟻緣黍在塗者蟻從桃根出縷而遇不得紀數則圗之蟻驚似還所偵者而奪塏以行其桃根來者東西跂不知所向也又未嘗歸桃也散之盡而圗之蟻有巨者躍出似麾而前者而圗之蟻之細者縷應焉行至桃望之一若抽煤繭貫塏脣出而以步八之距而促

也寸曲之向之從挑根來者初不得知其所之也故未嘗歸桃忽掩圍者脅圍者少却距而半巨中細翼之陳然後從桃根來者夾宮脣亦首巨而細者唯唯陳左右巨者從容收向時出者得諸宮脣以時之細者之出之盡在前也後細者踰時兩巨角無勝負細者與細者角叢而封也不可審記不辨向所從桃者與圍者以故亦不得勝負角畢解各返來相當各不得向之所出之半而其半且留就視之則奄然盡死者也或無首足者與

夫世之角者無殊也然而既復出以爲復角也而蟻則收所傷蟻蟻兩生擽傷一或生之三似乎得審記者然因得以各擽擽之盡其未盡時閒相觸觸亦不復角予寓來氏園親見所狀異哉于錄

特旌賢孝節壽齊母錄

賢孝節壽齊母者鄞張姓康熙八年其子寅與岱以母節狀白鄞令令白之學使者學使者按令甲請旌遂旌曰賢孝節壽齊母歲給薪米燭炭并時憲歷有差蓋壽

以表節賢與孝則狀節時所并見云方母歸齊公時公以諸生授生徒里閭母為公事舅如公會崇禎末歲侵禾穀不升市無登魚䲺者母餐秫榆而舅不知其為侵也公亡而迎事外舅如事舅以故三十年無歸寧焉或曰此則母之以孝全其節者乃母之教子爨薪向書而織于背其子每出必遣之互瞯其所游客客至隱慢理客語語或不法謝之里有補陀寺去舍百步四方朝海者自燕齊秦趙曳流銜臂日以萬至母未嘗一窺寺而

其子亦遂不敢以偶過入伺演繹其嚴如此當公訣時謂母曰吾固知汝節所顧慰泉舍者教子而已以故母念及輒督教之雖兵革遷徙仳離坎險中教不輟蕭山毛甡曰予方與岱游而岱兄寅巳謝世然母强如故此可謂非壽乎寅聲名擅經術而間以不得志稍為遠節予嘗為詩弔之若岱者則忼慨沈摯王景略之儔也有子如此母賢可知矣岱以母狀請甡傳謹節錄其概如傳

西河集卷一百十八

西河集卷一百十九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館課擬文

三江考

三江之為名久矣其在經傳則雜見之禹貢周禮職方氏爾雅國語水經註史記吳都賦吳越春秋諸書而特其所為註言人人殊卒莫得而指定之夫讀書通大義

自昔已然況古今山川陵谷遷變耳目蹤跡未必悉合況古者無所于通而揣摩臆度之見又未可為據然而大概可睹也考禹貢有曰三江既入而孔氏為傳則曰自彭蠡江分為三江而入震澤夫彭蠡未嘗分為三也且彭蠡亦未嘗入震澤也周禮有曰其川三江而賈公彥為疏則曰大江至尋陽而合為一至揚州入彭蠡而復分為三而後入于海夫公彥雖不以三江之入為入震澤然而彭蠡在尋陽之南幾見江漢之分至尋陽始

合而大江之合至彭蠡又分且聞彭蠡入江矣未聞彭蠡能入海也至若禹貢導水則復有東為中江東為北江之文而漢地理志附會其說遂以吳縣南一水東入海者為南江蕪湖西一水東至陽羡入海者為中江毗陵北一水東入海者為北江夫毗陵北一水即大江也夫仍以大江為三江之一既已不倫而又其所謂南江者則經無明文徒以北江中江而推類言之且經之所稱中江北江無非大江今但以北江為大江而中江不

然則又何也乃若郭璞註爾雅則以岷江浙江松江當之夫浙江松江固矣岷江即大江按周禮職方氏其在荆州則曰其川江漢而于揚州則曰其川三江夫猶之岷江江漢一江而既以表荆復以之表揚不其紊乎乃若吳都賦註則以為松江婁江東江而宋儒註禹貢因之夫松江似矣而東江則自昔迄今必無其地且史記正義但云婁江入海已耳亦未聞入海之江有三也不善讀書者泥于禹貢之文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則必震

澤之定有藉于三江之入而後可夫文無定形或對舉而分標或連稱而轉見彼我參合亦各有義如必以既入為泥則禹貢兖州有曰雷夏既澤灉沮會同青州有曰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將必雷夏澤而後灉沮同嵎夷略而後濰淄道乎抑非乎夫事不証今仍當考古夫三江之說于今已不合矣請即以古較之夫揚州之域其地甚廣其為川為浸為澤為藪亦甚不少如必拘既入之文而限于一地則職方氏云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

江其浸五湖假使具區為五湖之始而三江即五湖之終則猶之五湖也五湖太湖也揚州何地職方氏何掌周禮何書而問其澤曰太湖也問其藪曰太湖也問其川曰太湖也問其浸曰太湖也不幾小揚州而笑職方之陋哉然則如何曰韋昭曰三江者松江浙江浦陽江也夫揚州之水亦有大江其言彭蠡則巳該大江之勝矣而于是南及松江則震澤之下流也而于是又南及浙江浙江即錢唐也即水經注所為漸江者也而于是又

東及浙東之水曰浦陽江浦陽江者與錢唐異源而殊流者也其後雖同流然其殊者自在也葢浙之入海力大身雄其為水長亘千餘里湯湯下渫歸于尾閭此易曉也松之入海則吴淞支流分而為婁雖其入海處蹤跡未明渺不及浙江之萬之一然猶易曉也惟浦陽入海則酈道元水經注南國頗略遂訛為入江不知浦陽者發源于烏傷而東逕諸暨又東逕山陰然後返永興之東而北入于海其在入海之上

流即今之錢清江也其接錢清之下流即今之三江口也故明世紹興知府戴君湯君導郡水利則上遏浦陽之入山陰者而使之注江下濬浦陽之入海者而使之注海其在錢清相接之口名三江口其在海口之城名三江城置衛名三江衛建閘于其上以司啟閉名三江閘其尚名三江則自古相仍幾微不斷餼羊名存夫亦可以為據矣至若水經注記臨平湖則又曰湖水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則疑庾仲初作

吳都賦註所稱松江婁江東江者未必不即指松婁與浦陽而後人誤釋之而求之吳淞之左右毋怪乎求之千餘年而終不得其地也要之浦陽本獨入海而由諸暨而山陰而蕭山其中經流雖多沿華而入海之道依然如故此可驗耳若非浦陽則岷江松江婁江皆吳地也國語曰夫吳之與越仇讎戰伐之國也三江環之夫松婁則焉能環越哉且國語又曰與我爭三江之利者非吳耶若非浦陽則盡屬吳地而反曰吳將與我爭吳

地之利是妄語也且不聞范蠡之去越乎吳越春秋曰范蠡去越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夫惟浦陽為三江之口則蠡之去越將必出浦陽而入海由海而入松由松而入湖國語所謂遂乘輕舟而入五湖者是也如以為松江婁江則松婁者五湖之下流也豈有出松婁而反入湖者古文具在而學者貿貿究至堅持其說必欲執三吳水利以註古經夫水利焉能註古經矣

九江考

禹貢九江不知所在久矣其在趙宋以前皆以彭蠡爲九江如班固地理志于廬江尋陽曰禹貢九江在其南而司馬遷史記有余登廬山觀禹疏九江之說則以彭蠡在廬江之南廬山在彭蠡之側故云是以應劭謂廬江尋陽分泒爲九而鄭康成則云九江者廬外之尋陽也雖廬江尋陽舊在江北而其所爲九江者則或曰廬南或曰廬外總之彭蠡焉已矣夫禹貢揚州既有彭蠡既豬之文而其在荆州又别有九江孔殷之句則彭蠡在

揚九江在荆分明兩地況禹貢導水于導漢下則曰東滙澤為彭蠡而于導江下則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滙夫江之迤北而會于滙者即漢之滙澤而稱為彭蠡者也先過九江後會彭蠡前後秩然況中隔東陵斷難溷為一水者此後儒之疑所為紛紛而起也第原其始誤自秦漢郡國借水為名歷代沿革遂致貿亂

按九江水名原在荆州而秦時名郡相傳在西陵鄿春之間正荆州境也至漢高革九江郡而孝武復之于是

漸移之壽春若所為潯水城者然後有尋陽九江之說則揚州境矣然而猶在江北也自劉歆謂湖漢九水入于彭蠡謂之九江而新莽信之因改壽春之九江為延平郡而以豫章為九江且改豫章之柴桑為九江亭于是九江之名在江南焉其後東漢九江仍還壽春而晉改九江為淮南郡至元康之初復設江州名而割揚州之七郡荆州之三郡以隸之方是時其設名江州之義雖不必專以九江而秦時九江治在鄿春實荆州之境

晉復設江州之治于江北在鄿春界内他時所稱蘭城者此即九江蹤蹟之見端而永興以後忽移江州之治于湓城且分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置尋陽郡又置九江上甲二縣于郡内至隋改郡縣則直改尋陽為九江郡而于是江南九江雖至今猶不易焉則是九江立郡原在荆州而或東或南漸移之揚州之境遂以為郡名水名俱在彭蠡而不知禹貢九江實在荆不在揚也乃宋儒註經既知其非則宜虛懐考析實求其所在而

不究根氏不辨沿變務出己臆以妄為憑斷于是有胡祕監旦晁詹事説之輩創言洞庭即九江以洞庭為荆州地也乃問其所以為九江者則雜引山海博物水經地志諸書而究無實據乃據桑氏水經謂洞庭受水有溦澬湘沅澧漣漉沫瀏溈澬諸名合之為九夫溦澬諸水名有十一以十一名而割其二名以合于九數不可也即別引地志以為水經所記各有參變惟沅湘澬澧四水相同而他志所載别有元水漸水辰水敘水酉水

以合于九數則禹貢九江其上文曰東至于澧夫既以澧為九江之上流與九江異名别出而復雜澧水于九江之中則仍是八水並非九數且巴陵之上有三江口矣其名三江者以大江為西澧江為中湘江為南而皆會于此故有此名則是澧湘二水皆獨行入江可與大江相等稱此非元辰七水可得比列者況酈氏所註微瀆諸水皆先注洞庭而後入于江亦後此之形而非舊時之水道也且夫地名無臆測者禹貢曰過九江至于

東陵所為東陵見在也今以洞庭為九江而東陵無有遂以臆測曰洞庭之東有巴陵焉其西上為夷陵夷陵者西陵也夷陵為西陵則巴陵自可名東陵此毋論夷陵在澧水之上與巴陵遠隔未嘗相峙不得以東西對稱而即以巴陵言之今之岳州即古巴陵也在秦楚為長沙郡地而自漢至梁皆名巴陵惟隋改岳州而至今因之然而大江在其北洞庭在其南其在北者相隔祇五里而其在南者則相距數步已耳舊云相去五十步假使洞

庭為九江巴陵為東陵則九江即東陵也曰過曰至何所間別且導江所記較闊于漢其自沱以上道里修阻不可畢計而自沱以下約五六千里而後至于澧即澧至洞庭未必果九江舊地而第以洞庭為九江亦已五百餘里矣未有九江至東陵纔跬步者夫至者自此而達之彼也至于者則行之行之而後積漸以及之者也故自朝至于日中昃則自曉至暮我自南海至于北海則自南至北若謂左足所經至于右足此在孺子猶嗤

之而宋人註經其于彭蠡之非九江辨論極析而至此而皆茫然何也夫天下有明明歷歷顯示其地而人顧不之察者孔安國云江至荆而分為九則在荆下也江水至荆下而自分九泒故桑氏水經曰九江在長沙下儁西北夫岳州在秦漢本長沙郡地而岳之巴陵武昌之崇陽通城皆下儁地也九江在其西北則江水分泒正當在荆州之東岳州之北以迤至于黄蘄之西之間故張僧監作尋陽記列九江之名有曰申曰烏蚌曰烏

白曰嘉靡曰畎曰源曰廩曰提曰菌而樂史寰宇記與李宗諤九江圖經雖與僧監所記九名相同而曰分流于江鄂之境則正云荆下岳北鄂陵江口諸地故張須九江圖名稍不同曰三里曰五洲曰嘉靡曰烏土曰白蚌曰白烏曰菌曰沙提曰廩然其曰九江參差隨勢而分其間有洲或長或短百里至五十里始別于鄂陵終合于江口則正言大江之自為九派而分之合之故唐陸德明曰九江隨水勢而分而杜佑曰是大禹所疏柔

落洲上下三百餘里皆歷歷可指數者葢即一江而分之為九如一河之為九河而其後水道變遷淈而為一亦如九河之仍為一河是不必以播九河與過九江疑其異文夫播九河者是禹疏之使為九曰此九河者本禹之導之而播之者也過九江者是大江原分為九而禹之導江從而過之曰此九江者則禹之導之而過之者也未分而導之則為播已分而導之則為過又何疑焉故賈躭九江則又曰江有八洲曰沙曰人曰九江曰

葛曰象曰烏曰感曰蚌此八洲者曲折而與江為九雖其言不可盡信然雜九江名于諸洲之中而且連江為九則亦可驗其九江為一江所分而非别有瀦澤焉斷可識矣間嘗考之經文又東至于澧過九江夫澧者今澧州也以澧水從此入江故名其地為澧州此在今荆州之東岳州之西蓋江水自蜀至荆已五千餘里又越數百里而至澧州則在荆下矣故顔師古曰澧水在荆州今隷岳州境而實與荆近自史記作東至于醴醴澧

通字而漢儒以醴陵當之誤以澧之源為澧之流是非澧入江與江水所經之地固無容深辨者乃大江東流越五百七十里而至岳州即又北流經岳之臨湘而後至鄂州之界所謂江夏蒲圻者皆鄂州境也然而從岳至此又五百里矣然而九江在其地則是東至于澧過九江自至澧之後凡一千餘里而後經九江而過之也乃經文又曰過九江至于東陵向使九江為洞庭東陵為巴陵則跬步之内曰過曰至世無此理然而何者為

東陵曰東陵者廬江之東陵鄉也水經曰東陵在廬江金蘭縣西北而酈氏所注則又曰江水過下雉縣北邪水自東陵來注之所謂下雉者即今武昌之興國州也言江水至鄂而廬江東陵之水則自東來注之則東陵在廬江明矣故今黄州與麻城黄陂皆漢西陵地而西陵在黄東陵在廬上下相對名稱歴然此與巴陵之臆斷為東陵有大異者且自鄂州至東陵凡六百里歴江州尋陽今改為德化縣者而後馴至于廬江之東陵則

道理相去上下相接周齊均等而然後東北而會于滙
馬所謂滙即彭蠡也故曰彭蠡之非九江此不待言也
若宋儒傅寅云東陵在荆州今隸鄂州則誤以下雉與
國為東陵而妄指之下雉為東陵之水所注非東陵也葢
惟九江在江鄂之間黄蘄之上則秦郡治蘄春晉郡治
蘭城即蘄春界内水名郡名亦得相證即黄州有九江
城在黄梅縣内為九江王黥布所築亦隱隱可考見即
推之宋儒所引楚地記巴陵在九江之間洞庭之淵非

謂洞庭即九江也言巴陵北負九江南俯洞庭則其地在兩水間耳亦彼此相脗合自宋儒註經動輒改竄初辨彭蠡之非九江既謂彭蠡非江漢所滙後且謂東滙北會必經文有誤夫彭蠡之非九江此漢儒之誤非經誤也彭蠡非江漢所滙則夏時至今水道變遷或非近今所能測也至于東滙北會則漢滙而江會之經文秩然乃以不解經之故而遂欲改經引鄭樵邪説以為東滙澤為彭蠡與東迤北會于滙俱屬衍文而其後元儒

如吳澄輩阿意承旨竟改東迤句入導漢東滙澤為彭蠡句下萬或以東陵九江求之不得始而改九江為洞庭改東陵為巴陵又既而改敷淺原為廬山改東會于滙為居譙之湖而再求不得勢必并九江東陵而盡刪之禹貢幾何堪此割剝故予之為此說者非好辨也以為此固有在焉而非可以臆說斷也臆說者改經之漸也

西河集卷一百十九